



《箕雅》五百詩人 本事輯考

下



Textual Criticism of Biographies and Anecdotes
for 500 Poets in *Jiya*

趙季 張景崑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箕雅》五百詩人 本事輯考

下

Textual Criticism of Biographies and Anecdotes
for 500 Poets in *Ki-A*

趙季 張景崑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南彥紀 字張甫，號考槃。忠景公在之六代孫。進士。有學行，除官不就。

《星湖全集·考槃南先生小傳》：先生諱彥紀，字張甫，一字季憲。宜寧人也。生於嘉靖甲午。弱冠與其兄彥縝同學於李一齋，一齋亟稱之。後遊金河西、李退溪之門，聞人心道心之說。戊辰陞生員。仲兄彥經，世所稱靜齋先生者也，師徐花潭。兄弟三人家塾習業，俱著淵源，人爭豔之。時有掌銓者欲官之，因其叔父判尹致勤訪其志。先生曰：“仕有二義，爲道也，爲養也。爲道也則吾斯未信，爲養也則大人之祿已厚矣。願從所好。”竟拜童蒙教授、冰庫別坐，皆不就。於是銓曹盡囚其臧獲以強之。先生不爲動，閉門不出，鑿井而飲。父致勛八典大邑，清貧泊如。及諸子析居無餘產，遂往依外舅薛弘胤於同福。築於瑞石山下，營臺榭植松竹，自號考槃園主人，因爲歌詠自適。行道必攜琴笛以自隨，遇佳山水，下馬槃礴，或至竟日。又善草隸，嘗悅永字八法，各習一畫，皆至盈篋。我國自高麗忠宣王入元得與趙子昂交懽，多攜其書至，邦俗遂變，晉法幾熄。至先生與崔慶昌、白光勳三人銳意復之，蔚然並稱也。死葬同福縣高節洞。一子樸，光海時瘐死。遂不嗣。

《疎齋集·考槃遺編跋》：右《考槃遺編》者，南先生彥紀之詩文數十篇也。并其遺事而哀粹者，先生之伯兄承旨公之五世孫鶴鳴子聞也。付之剞劂而壽傳者，先生之女壻李公榮林之曾孫湖南左水使濟冕也。先生卜築瑞石之下，樂有水竹園亭之勝。所以寤寐永矢者，必詠爲歌詩。先生受學河西之門，并師陶山、一齋諸賢，所以憤悱講問者必著爲簡牘。先生之詩與文必多可傳，而先生歿而兵亂作，嗣續又絕。百年之後，旁親外裔之塵塵收拾者止此。吁其可悲已！雖其殘篇小詠一一瓌奇，惜乎無以使後人獲覩其全書也。然先生之風將與山水共其高且長矣，顧何待乎遺編也？異日有作《高士傳》者必先取斯。不佞之叔父西河公，以爲先生樂志如仲長統而老壽過之，豪氣如陳元龍而閒靖勝之。尚論者稱以名言善評。而若先生之專心性理之學，則又仲長、元龍之所未聞也。叔父又論先生之出處則曰“難與俗人言”。是亦默契其幽貞之志矣。夫明宣之際，卽國家中天之運。先生簪纓奕世，伯仲俱顯，而獨自超然於塵壙之表，此豈衆人之所可窺者哉？噫！小人之禍，亦先生耳目之所及，而空山痛哭之義，深有悲於先師者歟？抑明哲之識，或先見未來之喪亂歟？先生之心果出於此否。不佞冥行險途，方陷危阱，緬仰先生之高風遐躅，邈乎其不可攀矣。三復“農桑流落”之句，感歎而題于卷端，更俟識先生之心者。

《研經齋全集·逸民傳》：南彥紀，字季憲，宜寧人。美容儀，志氣豪逸。少從一齋李恒、河西先生金麟厚遊，論主敬窮理之說。又從退溪先生李滉聞

人心道心之說。又與松江鄭澈、壺巖卞成浥、錦江奇孝諫等友善。嘗中生員試。宣祖招延草萊，不拘資格。吏曹判書李鐸欲官之，不肯曰：“願從吾所好。”拜童蒙教官、冰庫別坐，竟不就。其婦父薛弘胤亦高尚士也，家在瑱石山下。彥紀往從之，築室於同福縣沙坪村。水石甚美，名其亭曰考槃。日與賓從講道爲樂，而無求於外。時人謂其樂志如仲長統，豪氣如陳元龍云。

【按：南彥紀（1534—？）字張甫、季憲，號考槃。籍貫宜寧。南在六世孫。李滉門人。著有《考槃遺編》。其詩瓌奇。《箕雅》收其七絕一首。】

宋翰弼 字師魯，號雲谷。翼弼之弟。

《朝鮮仁祖實錄》卷八：三年二月己亥。兵曹判書徐渚、副護軍鄭曄、菁川君柳舜翼、同知中樞府事金長生等上疏，請伸亡師宋翼弼之冤，上不許。翼弼，乃宋祀連之子也。祀連即故相安瑒之奴，安瑒甚憐之，至於贖身除官。己卯士禍之後，祀連誣告安瑒之子處謙等謀叛，處謙就刑，安瑒坐死，士林莫不憤惋。逮至奸黨之敗，祀連已死，有子五人，乃翼弼、翰弼等也。白惟讓輩當朝，深嫉祀連，啓請其子孫還賤，翼弼等竟以流離窮厄而死焉。翼弼、翰弼有學術能文章，訓誨後進，一時人士受業者多。徐渚等亦其門生也，至是陳疏以爲：“翼弼等贖賤爲良，既久且遠，則一時還賤，不無冤枉云。”上令刑曹回啓。刑曹判書吳允謙回啓曰：“向前宋翼弼連三代良役，已過六十年大限，則其不可還賤，昭在法典。而只爲見嫉於白惟讓、李潑，則因一時威勢，越法還賤，舉族流離，竟死窮厄之中，至今有識之士莫不傷痛抱冤，三十年尚未伸雪。以翼弼通古今之學，未免奴隸之賤名，此豈但門徒之深痛，實爲昭代之大欠。其時宋翼弼還賤公事，勿爲施行何如。”上以爲事在先朝，似難輕議，不許。

《鶴山樵談》：（宋翼弼）弟翰弼，字師魯，號雲谷，亦能詩。……翰弼《偶吟》詩曰：“花開昨日雨，花落今日風。可憐一春事，往來風雨中。”

《小華詩評》：雲谷宋翰弼詩：“花開昨夜雨，花落今朝風。可惜一春色，去來風雨中。”樵習齋詩：“花開因雨落因風，春去秋來在此中。昨夜有風兼有雨，梨花滿發杏花空。”意則一串，而各有風致。

【按：宋翰弼（朝鮮宣祖時人）字季鷹、師魯，號雲谷。籍貫礪山。宋翼弼弟。文名甚高，精通性理學。著有《雲谷集》。其詩清贍有風致。《箕雅》收其五絕一首。】

黃廷彧 字景文，號芝川。長水人。明宗朝登第。典文衡，官至兵曹判書，長溪府院君。詩法典特。

《光海君日記》卷七六：六年三月庚辰。故府院君黃廷彧卒。廷彧文

章高妙，然不自矜銜，人莫知者。盧守慎偶見其詩，延譽薦拔，遂柄文衡。以辨誣功封府院君。壬辰之亂扈衛王事，被執于會寧，拘于安邊。賊脅以上書通和，廷彧使其子赫故爲亂書以付之。及還自賊中，朝議以廷彧被執不死，爲賊上書，不書“臣”字，拿鞫遠竄。後雖放還，削其官爵終其身。

《芝川集·附錄·行狀(黃赫)》：先君生於皇明嘉靖十一年壬辰四月二十六日戌時。幼與群兒嬉戲，自立一隊，不相混雜。曾祖贈贊成公常奇愛之曰：“此兒氣度非凡，他日必名世。”乃手抄杜詩五七言律若干首口授云。及長聰明絕人，沈潛讀書，汎濫子史，尤邃經學。不事口耳，涵泳于本源之地居多。且善屬文，雖一時應舉作，諸士子必相標錄爲私集，模仿而取則焉。壬子中司馬試。戊午登博士科，分差承文院，卽選入藝文館，爲檢閱、待教、奉教。于時順懷世子在東宮，極選宮僚，移拜侍講院說書。辛酉陞六品，除戶曹佐郎兼春秋館記事官。卽屢擬清調，俄改禮曹佐郎，有以事見忤判堂，壬戌出補海美縣，士論惜其去。未幾移授本道都事，兼史職，旋以試場事坐罷，復敘爲禮曹佐郎、成均館直講。明廟末年，盡逐前後用事者，召集名流，思與更化。乙丑春拜司諫院獻納兼知制教。自是雖在閑局，常帶三字銜。旣而被選，拜弘文館副修撰，由修撰爲司憲府持平，俄拜副校理，陞授掌令，還除校理。丙寅又以試場微細事落職，未閱月卽敘爲副校理。會言地一時左遷，先王特下教銓席曰：“何不以如黃某輩分擬兩司？”卽除爲掌令，移拜校理。時先王常在疾恙調攝中，不得以時引接臣僚，震位久虛，皆懷憂懼，莫敢發論。先君其在御史臺也，請博選才行之士，輔誨宗室近屬親，如韓允明、尹希廉、鄭承相芝衍其人也。其在玉堂也，一日僚席大會中倡議，與白麓辛公同挺身出，請上筭建儲。東壁數公頗酬酢，官長漠不可否。翌日移病不出，以是其議不果行。未久先王昇遐，開當寧之治。先君平日未嘗語及此事，弗類獲習于其時僚友，道其詳如此。仍以是仰稟所聞，乃曰：“果有是矣。”丁卯再爲獻納，旋以校理兼蒞國葬都監。嘗以知遇先王，哭泣變食之節，極其常制，至如敦匠一事務盡誠敬。所進哀挽中有“秋風玉露凋蒲柳，一與臣心半死亡”之句，讀之可知爲忠悃悲慕之所發云。今上初年勵精求治，廣延名儒，日三聽講。先君長侍經帷，其進講也據經論事，辭約意盡，譬曉明白，上輒傾聽不倦。時盧丞相蘇齋公與爲同僚，亟稱其講官第一云。嘗與高峰先生討論經傳，高峰服其詳確，迨在南中，語門人曰：“當今吾輩中講學精密無如黃某，爾等他日入都求其師，卽某其人也。”其年冬充書狀官赴京師。成辰春由校理陞副應教，進時弊筭子，其目分十條，切中時病，亦不至傷訐。移授掌令，病免爲司藝。己巳陞執義，遞爲司成，兼春秋館編修官，參修先王

《實錄》。拜校理，移陞司諫。庚午春還爲校理。曾以文字言語間事積失同僚意，陰嗾持憲中傷之。上以黃某久在經幄，小無所失，不從，竟遞爲直講。未幾夜對，藥園李公入侍，上問曰：“黃某久在予左右，未嘗見有過失。胡遽被論而去耶？”其愛惜之意溢於言表如此。由直講遷宗簿寺僉正，又改司成，歷判軍資監、司僕寺事。癸酉丁先祖妣許大夫人憂。服闋，便養乞補，出刺楊州。無何，先祖考贈議政公又棄世。首尾六年，讀禮之暇，旁及諸子書，孜孜探討，究極要歸。如星命堪輿、醫方算數諸家，無不參究。嘗謂弗類赫曰：“自吾居廬，心虛無別念，便覺學力長進，頗窺見古人微蘊。禪家所謂頓悟，良以此也。”戊寅畢制，判軍器寺，轉通禮院右通禮，病免，爲內資寺正。……己卯春，朝家以晉州多大俠難治，須得重望可坐鎮。啓請授之。裝治行，不意換授海州。庚辰夏，因逸囚事罷還永平別業，俄敘爲掌樂院僉正，移判禮賓寺，病在告。又出刺晉州，扶曳登道。未得達，辭病還家。言官以此論罷。壬午春，李栗谷建白筵中曰：“黃某頃以實病未及赴官，准期不敘。其文翰在當今罕比，可惜。幸上收用。”即命敘復，除左通禮。……栗谷昔在海州石潭，弗類一日往候焉，謂赫曰：“舊時玉堂文僚中，辛君望坐不讀書，其才退。主公一味嗜學，其才倍，文不可當也。”及與詞人白光勳評隲國朝以來詩家曰：“黃某公詩發於經術，濟以自得，義理之文也。當與佔畢齋並驅，湖陰、陽谷不是及也。”及黃、王兩詔使來也，栗谷請屈爲相助。先君以他使事，辭不赴。癸未春，上出御春塘臺，試文臣通政以下，命題長律二十韻，刻漏爲限第高下。先君應制作獨超格，特命陞資通政，俄授掌隸院判決事兼知制教，旋擢拜忠清道觀察使。前此我國以璿系污蔑事節次陳奏，皇朝或許改正，而猶未詳悉。適值會典垂完，事機有待。甲申春，儒臣進言榻前，請擇遣一代文章士差爲奏請使，俾盡敷奏，須得請乃已。於是自湖臬召還，入銀臺爲承旨。朝筵上謂先君曰：“今此奏請，朝廷得人。予惟卿是望。”起辭謝不敢曰：“如臣筋力所在，死生以之。”既入朝京師。皇上例下原奏，只說與該國陪臣知道云云，一行色變。先君面訴於禮部頓首曰：“陪臣將命遠來，要以伸先人之冤，雪小邦之恥。區區奔走道路，所不敢辭。至如皇言，豈敢以口舌傳信向寡君哉。”尚書于愼行曰：“此言良是，試可呈文。”先君即具事情爲長書，淨寫呈進。尚書再三披讀，顧語左右曰：“好文字好文字。”仍問譯官洪純彥曰：“你宰相是宿構耶？何神速若是。”賞玩不已。備載先君所呈文字於該奏狀中，一無增削。得上聞，蒙皇上特命刊正，就將秘典所載，並令謄示，仍寫勅與之。宣勅時進陪臣於皇極門內，設拜席彩紅氈，使翰林學士將禮，蓋異數云。竣事還，上動喜告宗廟，赦殊死罪以下。特命加階嘉善，拜同知中樞府事，賜田宅奴婢，其一行員役以次頒賞有差，至解新御錦裘

一襲以表之。遷刑曹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病免爲同知，旋授戶曹參判，未久病辭。遷禮曹參判，遞爲同知敦寧府事，除漢城府左尹，即日轉拜兵曹參判，由兵曹病免，又入版曹爲參判。丁亥俞承相赴京，適先得《會典》一冊而來，其書我國宗系筆法，與先君所齋勅相符，昭雪無餘。上於是命超俞承相資三級，承文院諸提調，子壻弟侄中一人並皆官之，先君亦被恩例。因入侍辭謝請免，上慰諭曰：“俞某幸以得成書一冊，故子乃顯其功。如卿先著鞭，雪祖宗二百年受誣之辱，今日之功卿爲首也。予未有以報卿。”先君惶恐拜謝不敢當。俄而特陞本曹判書。感激寵遇，盡心國事。適值歲惡民飢，大司農乏錢穀，而方面發廩之章旁午。於是殫精籌度，夙夜以之，生財移粟，靡有滲漏，俾民安業不壅。上方倚以爲重，有喜事者在臺端，欲微伺批根，頗有所論。上峻却之曰：“近見地部所爲，多有盡心施措。忽被駁論，予未解，其慎之。”又斥講官一人言及者，其議立沮。先君三上章，控辭呈告至四，皆不允。不獲已出蒞部事，後乃病免。爲知中樞府事漢城府判尹、刑曹判書，兼帶都摠管。刑曹主掌禁令，分遣吏卒於街市，譏察交易，不如法者抵罪，名曰禁亂。其實白奪商貨，干沒酒食之需。積習已痼，都民怨苦。先君坐曹，即立約束除其禁，人人相與稱頌不置。遞爲知事，兼知義禁府事。己丑再長地曹。縣官帑藏單竭，如有朝家不時需用，皆倚辦于市民。先君每曰：“我國調度，必于市人乎取之，民豈堪命？脫有變亂，市人其先叛乎？”以故科外之事一切不取市肆，至今閭閻父老頗能道其事。時有大家綱常獄，方逮繫，自執金吾按鞫，根柢相連，難於直發端緒。辭以病，仍遞本職判書及兼帶禁府，授知中樞。其年冬，月汀尹先生自燕京請得《會典》全帙，捧勅而來，上即傳教曰：“黃某曾有大功於國家，可特授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肅恩再控，辭以“道路往來微勞，實不敢累膺重賞”，仍略及時弊。上溫諭之曰：“只恨卿功之大而予賞之小也。啓辭當留意。”……時文柄咸屬歸先君，會推適差落一圈點，上即特命黃某、尹某除授兩提學。蓋上意微有所不滿於時典文，而爲異日宗匠地也。兼帶弘文館提學。其年秋，築壇爲歃血之盟，賜輸忠貢誠翼謨修紀光國功臣之號，超二級封府院君，仍行本曹事。賜廐馬、銀幣、田結、奴婢，同靖國功臣例。賜宴于闕庭，又賜宴于大平館。弗類赫亦以任子恩陞秩堂上，人莫不榮之。……壬辰夏，賊鋒長驅直上，警報日急。先君自田里馳詣闕略陳時務。……上方決意西幸，當扈從，趣爲裝。一日夜，有人急呼曰：“黃某父子可急入聽傳教。”時都門已下鑰。驚惶待命之際，乘輿已出，追及於東坡站上謁，即引見，命保護王子順和君入關東，仍可號召四方勤王，以期恢復。承命雪涕，迤向鐵原，與士卒刑牲血誓，一邊傳檄八道糾合義旅，貽書檢察、元帥兩公，勉以大義。自樓院我師敗衄之後，兵火

漸近，賊中細作旁出。乃由大嶺向關中，流聞賊一隊自慶州轉向東海地方，彼此途窮，奉王子崎嶇山海間，深入咸鏡北道爲可避。其七月到會寧府，叛賊鞠敬仁等與城裏徙民群不逞倡亂，謀執兩王子以下大小人員及京來將士，拘繫暗室，終乃累累縛致於賊壘，以須倭賊。自斷呼吸必死，謂弗類赫曰：“吾父子鬚髯美好，不可並此受傷。”潛以小刀子截去，欲次第自殺。忽被邏卒所覺察，見守加密。及倭將清正入城，遇兩王子，稍加禮貌，待一行以鄰國大夫，別無拜揖酬答節目。此則其國俗蓋然也。上洛金相公貴榮與先君幽置別所，漠不何問，只以弗類爲王室忝親，一行大小事皆令督察。癡孫年八歲，被伊賊磔死。遇有我國軍兵消息，必使弗類通書。先君私謂弗類赫曰：“觀此賊情，目前無可死之事。第文書間十分謹密，毋令倭奴得知我國式例，致有萬一難處之患爲也。”以故蒼黃傳報之際，率用真偽二狀，偽以示倭賊，真以傳行在。癸巳春，倡義使金公千鎰入送帳下人于王子前，諉稱起居，因要偵探都中賊勢。清正忽生一計，請王子報聞于行朝，乞與媾焉。謂爲平行長雖與天將沈惟敬講和，朝鮮獨與我通和，可卽解歸。不爾，關白殿下領兵渡海，兩國干戈之禍魚肉矣。弗類赫但依伊賊所言而爲辭，非自我成狀，不書姓名，又不書臣字。兩王子亦依此別爲書一道，又以諺書陳賊情，呈送大內。陪官亦以蠟書具陳始末。其授狀倡義幕下也，使之投偽書而傳真狀，丁寧戒囑。會天雨夜黑，倉卒失傳云。其時先君異處，未及與知，清正只使倭卒持以示之，瞥眼看過而已。倡義金公傳之體察使軍門，體察乃盡去王子諸狀不奏，只以所謂偽書謄書，單傳請罪。既而倡義公得覺，而轉報軍門無幾矣。蓋先君當在鐵原也，與時宰語及致亂之由曰：“倭賊借道謀犯上國，凶狀已著。信使廉得于日本而來，乃不飭嶠南戎備，一敗塗地。當初主論通信者誰耶？使回而必保無虞者又誰耶？相與倡成和議，致誤國事，他日必有任其責者。”方圖草檄徵兵，會遇文士，令秉筆遣辭之際，語侵當路。其檄文中有“廟堂力主和金，秦檜之肉足食；奸臣首倡幸蜀，國忠之頭可懸”之句，展轉播聞，固已心嫌之。乘此事會，得以修郤於兵間文字之末，眩亂真偽，聽者何能億逞？自釜山浦得荷天朝致力，還詣行都，乃指以成罪。遂置對力辨，命編管吉州。更誣以他罪，再註吏議。丁酉特命解放，例宜收敘復秩，而又因宿構纖芥嫌者適在議讞之地，深文而陰遏之，只令田里閑住。上心猶有所眷戀曰：“黃某乃太祖之功臣，非予之功臣。”再命放釋，而輒爲言者所阻。由關海還畿輔，四賜食物存問。而以病聞，卽遣太醫齋賜藥物。俱上箋陳謝，最後謝箋落句有曰：“長安北望，幸近天日之光；清渭東流，益注終南之戀。”見者以爲一字一淚云。丁未夏，輿病僑寓京口露梁，欲便醫藥。七月念間，偶感微恙。以八月十四日酉時，竟不起。享壽七十六。……先君……

文章詩規老杜自立門戶，尤以警拔神解爲主，有如水落而石出，源委極其深長。爲文本諸《六經》而出入諸書，骨氣雄峻，機軸自別，不爲蹈襲故常。常曰：“士不學詩鄙俗矣，是乃餘事。”不甚喜賦詩。居家不爲嶄絕崖異之行，不事交遊，無他嗜好，常以書史自娛。公退只奉伯氏相對談話而已。……平日所吟詠詩什及朝家大小述作，因兵亂散失殆盡，掇拾而餘存者蓋什一。所著有《約鑑便覽》十五卷。……先君常謂弗類孤等曰：“世其莫我知矣，知我者只有月汀在世。異日墓道之事可煩諸月汀公。”

《谿谷集·芝川集序》：維少也頗聞藝苑餘論，其稱近代名家詩必曰湖、穌、芝。湖謂湖陰鄭公，穌謂穌齋盧公，而芝川者，長溪黃公號也。及長，獲睹三家詩，湖之組織精緻，穌之氣格雄拔，篇什之富，蔚然爲大集。而《芝川稿》近體未滿二百首，古選歌行絕無傳焉，何其寥落也。然讀之橫逸奇偉，名章雋句磊磊驚人。即其獨造之境，真可與二家相角。子美所謂“賦詩何必多”者，不其然歟？公以高才邃學早擅大名，中年頗與世塗抹掇，晚被宣廟知眷，奉奏帝庭，快雪璿系百年之誣，遂策元勳，進爵極品，提衡文柄，爲一代詞林宗匠。壬辰之變，酷遭奇禍，仍爲修郤者所甘心，以危法文致之，奪爵還謫，抱枉未伸而沒。生平著述放軼殆盡，胤子承旨公哀集成編，藏之巾衍，世無別本。及壬子之獄，承旨公遭誣被逮，家藏文籍悉搜入禁中，隻字片紙無復存者。久之，中貴人從內裏得故紙數束以畀人，將充糊塗之用，《芝川稿》適在其中。或有識公名者偶見而認之，以告公之壻李鳳山鬱，遂用重價得而錄之。至今上當寧，既命復公官封，而外孫李厚源，即鳳山之子也，爲丹陽守。始取公遺稿授剞劂，而以行狀及諸公所爲公文若詩者附刻焉。既成，請弁卷之文。維謂文章大業也，其得之也既不易，其傳之也亦不偶。若是集者，有必不可泯之實，遭必不得傳之變，既失而幸得之，將晦而竟顯焉，殆若有物陰相之者。吁亦異哉！公于文存稿尤尠，然都堂一書筆力縱橫，一嚮足以識全鼎，染指者當自知之。是爲序。崇禎壬申三月上旬，奮忠贊謨立紀靖社功臣資憲大夫新豐君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春秋館成均館事同知經筵事世子右副賓客張維謹序。

《鶴山樵談》：壬辰歲，倭寇陷京師，直逾鐵嶺。黃長溪廷彧登北青鎮南樓歎曰：“鄭立夫若在，倭子豈能逾鐵關乎？”七月被虜于會寧。長溪文章矯健不俗，國朝以來典文柄者，皆由於賜暇讀書之人，而長溪則否，世皆榮之。客歲之變，受禍尤甚。

《惺叟詩話》：余赴遂安日，黃芝川授以詩曰：“詩才突兀行間出，官況磋砣分外奇。總是人身各有命，悠悠餘外且安之。”殊甚感慨。公少日在玉堂時，李伯生、崔嘉運、河大而輩俱尚唐韻，詠省中小桃，篇什甚多，公和之曰：

“無數宮花倚紅牆，遊蜂戲蝶趁餘香。老翁不及春風看，空有葵心向太陽。”含意深遠，措辭奇悍，爲詩不當若是耶？綺麗風花，反傷其厚。

《芝峰類說》：崔間易豈以能文，差奏請質正官，再赴京師，蓋爲宗系辯誣事也。黃廷彧贈詩曰：“萬里之行一可已，五年于此再何堪。官仍質正亦推重，事以疑誣須熟諳。落筆文章妙天下，當關虎豹許朝參。歸來寶典昭新月，看取聲名北斗南。”此作人以爲佳，然格律不佳。

《晴窗軟談》：黃芝川廷彧深于文章，其詩句曰：“平生謾說歸田好，半世猶歌《行路難》。”意甚激烈。

《寄齋史草》：未正上御宣政殿，副提學金晬進講《綱目》東晉元帝紀。知經筵兵曹判書黃廷彧曰：“我國士子名爲攻文者，只以尋章摘句爲事，不務博覽群書。至於老莊等書見之者尤少，只以多出於諸書中，故士子不知其爲老莊而用之，似不可一一禁之也。至於先儒亦多用之。所可禁者，崇尚其道者也。”時上令禮曹禁士子科場用老莊語者，廷彧方典文衡，故因《綱目》老莊處下啓之。

《小華詩評》：世稱近代名家必曰湖、蘇、芝，謂湖陰、蘇齋、芝川。湖之組織精緻，蘇之雄發富贍，芝之橫逸奇偉，真可相角。芝川《贈湖陰》詩曰：“春事闌珊病起遲，鶯啼燕語久逋詩。一篇換骨脫胎去，三復焚香盥手時。天欲此翁長漫浪，人從世路苦低垂。銀山松桂芝川水，應笑吾行又失期。”亦可見大家一斑。許筠云：“見芝川近律百餘篇，其務持勁悍，森邃沈澀，是千年以來絕響。覈其所彰化，蓋出於訥齋，而出入于盧、鄭之間，殆同其派而尤傑然者也。”

《東國詩話彙成》：妓玉香生少時爲清原尉韓景福所丐，文定王后命下金吾鞠治，謫義州。後公以詩贈之曰：“信陵豪貴狎游時，不道潯陽撫瑟悲。一落鳴江無去路，世間寧獨怨蛾眉。”此詩不無意味。但不近奩體，且以潯陽琵琶爲瑟，恐未妥。

【按：黃廷彧（1532—1607）字景文，號芝川，諡文貞。籍貫長水。黃赫父。善詩書，著有《芝川集》今傳。其詩橫逸奇偉，與鄭士龍（湖陰）、盧守愼（蘇齋）並稱“湖蘇芝”。《箕雅》收其七絕一首、七律一五首。】

柳永吉 字德純，號月篷。全州人。明宗朝登第。選湖堂，官至禮曹參判。

《朝鮮宣祖修正實錄》卷二六：二十五年十一月丁巳。同知中樞府事柳永吉詣閣門啓曰：“三道體察使鄭澈在忠清道有妓之邑，留連酗酒，迷忘職務，而主勢孤弱，無人論啓。左相尹斗壽材局非擔當恢復之人，其心不得至

公無私。逐日所處，皆歸於無實，事有不忍言者，臣不勝悶迫敢啓。”上卽引見，與金晬俱對。上問啓辭意如何，永吉對如啓意外無他。上問晬以鄭澈事，晬對以澈欲圖京城時，留洪州，人心所望不如初到時矣。尹斗壽待罪郊外，再三辭免，上連下命召，慰諭就職。永吉本李樸腹心，初爲斗壽等所斥，以其族盛，故保全通貴，而不得長三司。嘗嫉鄭、尹諸人，至是覲上下有罅隙，有此攻訐，人殊駭之。臺諫仍劾論請罪，上不允。然攻澈之端，復自此始矣。

《愚伏集·柳月篷詩集序》：往在萬曆辛巳，月篷柳侯出宰吾尚。是時牧使西厓柳先生以副提學被召還朝，尚之民惄然如赤子之失乳焉。代之治者不亦難乎？而侯能煦濡撫摩之，使召父杜母之謠騰一境。余方弱齡，隨鄉父老後，以公事至其室而拜之。得其爲人簡淡而溫雅，可愛而不可慢也。侯素有詩才，時以製錦之暇，寄興於拄笏吟詠之間。長篇短什流播里巷，爲邑人所膾炙，余亦得而誦習焉。後此五十年，而今牧使至，則以先大夫之所以愛尚民者治之，民亦愛之如月篷焉。一日，出詩稿一帙示余曰：“先人之作蓋不止此。而惜兵火散失之餘，十不存一二。今欲入梓以壽之。子可以一言侈之耶？”退而卒業焉。則昔日之所誦習者皆在其中矣。噫！余非知詩者，且此詩非有待於人言而傳。不敢承命，顧其俛仰今昔之感有不能忘于懷者，遂書此以歸之。亦欲知公之所以名于世者，不專在於詩也。

《惺叟詩話》：仲兄……又言柳參判永吉詩雖境狹，有好處，如“錦瑟消年急，金屏買笑遲”，“映箔山榴豔，通池野水清”等句，噉勁可喜。

《芝峰類說》：河應臨詩曰：“佳兒年十三，彈琴雙手纖。聞聲不見面，聲出桃花簾。”柳永吉詩曰：“臨道誰家蔭綠楊，一窗珠箔護雙娘。東風吹漏孤雲曲，枉使行人也斷腸。”此二作相似，而河爲優矣。孤雲曲，蓋謂伽倻琴也。

《小華詩評》：企齋《送人金剛》詩曰：“一萬峰巒又二千，海雲開盡玉嬋妍。少因多病今傷老，孤負名山此百年。”柳月篷《福川寺》詩曰：“落葉鳴廊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山一躡傷遲暮，烏帽欺人二十年。”申詩傷其衰病，柳詩歎其纏縛。擺脫塵累，致身名區，若是之難乎！兩詩格韻皆清切，而柳詩起語尤警。

柳月篷永吉嘗與五山諸公到松都。時值八月，官池荷葉盡敗，只有一朵殘葩冒雨獨立。諸公各賦詩，月篷先成其落句曰：“憐似楚王垓下夕，旌旗倒盡泣紅妝。”一座闋筆歎賞。

《水村漫錄》：月篷柳永吉《詠春杵女》詩曰：“玉杵高低弱質輕，羅衫時舉雪膚呈。蟾宮慣搗長生藥，謫下人間手法成。”世稱佳作，《箕雅》亦選。而“手法成”三字無意義，未知其何所取也。

《於于集·與尹進士彬書》：曾聞崔豈之言：“以柳永吉之才，讀八百韓文全帙，而不能成一句文。專作詩而不作文故也。”

【按：柳永吉（1538—1601）字德純，號月篷。籍貫全州。文科及第。曾任正言、兵曹正郎等職。後爲平安道都事，因阿附李樑遭彈劾罷職。宣祖二十二年（1589）經任江原道觀察使、都總管等職，任賑恤使，受到言官彈劾被罷職。丁酉再亂突起，任行護軍、延安府使，歷任漢城府右尹、禮曹參判，後致仕。能詩文。著有《月篷集》。其詩格韻清切，曠勁可喜。《箕雅》收其七絕三首、五律一首。】

李忠綽 字君貞，號洛濱。完山人。明宗朝登第。官至監司。

《朝鮮宣祖修正實錄》卷一一：十年五月戊子。前牧使李忠綽卒。忠綽孝行篤至，哭母哀楚出血，左目失明。戊辰年間擢爲承旨，臺諫論其形傷人不合近侍，請遞之。上曰：“今日朝廷，復有忠綽之目乎？予取其目，爾等毋病也。”臺論乃止。忠綽早以文詞稱，居官清白，論事峻直。上高其行，每於注擬，雖居末，必進用，而以不入黨論。且嘗言：“李潑非吉人。”潑惡之，常置遠惡州郡，故不得大用。

《松溪漫錄》：庶孽李達頗有詩名，《題神勒寺僧詩卷》曰：“宿鷺下秋沙，晚蟬鳴古樹。舟歸白蘋風，夢落西潭雨。”李拙菴忠綽甫亦名於詩，次其韻曰：“日暮入招提，栖禽驚路樹。山人知我乎？舊宿前江雨。”時人互相優劣，莫能定焉。余告拙菴，則答曰：“達也之詩雖似清高，浮虛無岸，何足取哉？”此則拙菴自許高於達也。

《芝峰類說》：李承旨忠綽詩曰：“白首龍驤衛，官閑晝掩扉。僧從三角至，求我五言歸。”頗近自然。

《林塘遺稿·李承旨忠綽挽》：“銀臺學士最清真，天假貂蟬祐善人。夙歲孝思風撼樹，暮年羸病甑生塵。匡時直節知無補，傳世佳篇覺有神。稚子呼翁幼婦哭，東城日月自千春。”

【按：李忠綽（1521—1577）字君貞，號洛濱、拙菴。籍貫全州。文科及第。明宗十七年（1562）任著作，因孝行晉陞刑曹佐郎。任掌令時因論劾普雨流配。後任承旨，官至觀察使。詩才出衆，孝誠至極，母亡痛哭致失明。其詩閒適自然。《箕雅》收其五絕一首。】

辛應時 字君望，號白麓。寧越人。明宗朝登第，選湖堂，參重試，官至副提學。

《朝鮮宣祖修正實錄》卷一九：十八年正月癸酉。弘文館副提學辛應

時卒。應時字君望，號白麓。應時風神秀朗，器局峻邁，工於詞藻，早有才名。既登第，恬靜自守，不附權貴，不卑小官，惟勤於職事。久之爲侍講院說書，李樸忌之，格其遷敘，樸敗而始顯用。庭試文士七度居魁，賜暇湖堂，兼帶藝文應教。當上初政，與群賢彙征，久在經幄，隨事獻替，裨益弘多，上亦重之。晚見士論携貳，雖以先輩見斥爲沈黨，論議平正，絕去倚着之私。嘗曰：“凡人之邪正是非，當就人人上求之。若以彼此爲是非，同異爲邪正，則進退用舍不系於人之賢否，而銳意進取者勝矣。如是則名節掃地，而世道陵夷矣。”其後朋黨互勝，薰蕕無別，其言益驗矣。子慶晉亦爲聞人，顯於朝。

《宋子大全·白麓辛公行狀》：公諱應時，字君望，白麓其號也。世爲寧越人。……公以嘉靖壬辰生。……壬子中進士。己未秋，上御慶會樓親試，中丙科及第。公自幼有大名，久不第，中外皆稱其屈，至是皆以得人稱之。賜暇湖堂，拜禮曹佐郎。甲子移兵曹。聽松成徵士守琛卒，公於湖堂製進有《懷成處士》詩三十韻，具道先生安貧守道，養德丘園，國家宜加褒贈之意。上卽命施行。後於徐處士敬德亦然。乙丑，選入爲弘文館修撰、知製教。自此旋遞旋入。丙寅正月間爲司憲府持平、兵曹正郎、司諫院獻納、禮曹正郎。丙寅登重試第。明廟末年，未有儲嗣，中外憂遑而莫敢言。時公與芝川黃公廷彧同在玉堂，倡議將建白，竟爲長官所沮。未幾明廟昇遐，公自以久侍經幄，特被恩遇，倍加哀隕。每朝退別處一室，面壁垂泣。家人不敢仰視。宣廟卽位，慈殿命改御諱，使擇日傍字。其所行，公進擬也。每經筵進講，音韻洪暢，討論詳明。至於理亂安危之機，引喻古事，開陳剴切。一日，上問《皇明通紀》甚是好書。公啓曰：“殿下從何得此書乎？筵中所講書外，一切勿觀可也。況其卷末所論有傷統序。”蓋以朝廷方議私親典禮，而《通紀》篇末極論興獻帝追尊之當理也。又言國家治亂，未嘗不由於君子小人之用舍。而用舍之要，必先嚴舉主之法。然後人不敢妄舉也。大槩宣廟初服，輔導啓沃之功，公實居多焉。慈殿嘉之，賜以表裏。戊辰，太監張朝、行人歐希稷來宣詔書，思菴朴公淳爲遠接使，公與李山海爲從事官。歐公見公儀表，語譯官曰：“此實海東偉人，王國之寶也。”及以詩酬唱，益嘖嘖歎賞焉。己巳，翰林檢討成憲、給事中王璽出來，公又與鄭公澈、李公海壽從焉。義州有古津江，山水迅駛，又大雨漲溢，支供舟船觸石渰死者四十餘人。諸公所乘，繼以危急，舟中無不失色，公獨凝然不動。幸而得免，而公又夷然無喜色。諸公歎服以爲不可及。除吏曹正郎。庚午，嶺南大饑，上特命公審察。公受命馳往，出入村落，問民疾苦。有秩高守宰貪暴而人不敢誰何者數人，公皆劾去之。南人聳服。庚午冬丁內艱，究考禮經，必遵古人，而亦不爲駭俗之舉。

讀禮之暇，哀集《朱子大全論禮說》爲兩卷入梓行于世。服闋，還吏曹正郎，兼備邊司郎廳。廟堂每有規畫，諸公必以諮焉。以御史往湖南巡撫，守令望風震懾。至於南方士子爭覩，若鳳凰從千仞下也。歷議政府舍人、司憲府執義，以弘文應教兼藝文應教。蓋將以文衡屬公也。由典翰陞爲直提學，兼校書館判校。公久處經幄，眷遇益隆，乃效古人丹扈進戒之意，進勤學、愛民、親賢、納諫等六箴。上深納焉。甲戌正月，陞拜通政大夫承政院同副承旨。隨事覆逆，忠益甚多。時上命進黃蠟數百斤，公極陳以爲：“凡上供之物，無非出於生民膏血，當於詳定，本有其數。一歲之人，自足以供一歲之用。或於經用之外，少加毫分，則其勢必至加賦於民。一加之後便成舊例，民將不堪。昔宋仁宗因夜飢思食燒羊，恐爲規例而終不索。況此物御供日例之外，更無所用之地。故外人或云聖上欲輸於鑄佛之用。此雖必無之事，而臣竊歎殿下取索若是之多，以來群下之疑，重貽生民之弊也。”時天顏不怡，玉音甚厲。公不爲屈，從容開導。而與栗谷李先生先後爭論，終得回天。宦官輩有橫濫之漸，公據例防塞。宦官側目之。有臺諫協同權貴，以便其私。公論啓其誣罔之狀，遂與臺諫並皆遞罷。未幾，敍爲全羅監司。按節之初，先以舉廉能，黜貪污，敦風教，祛弊瘼爲務。居未幾，全湖肅然。功敍方興，而忽嬰大病。又聞大夫人有疾，上疏遞歸。丙子拜成均館大司成。所居白麓有谿亭，年久坍塌，略加修葺。而忽有飛語上聞，命中使察之，以伐石禁山坐罷。人皆知公之無是，而公終始無辨焉。丁丑敍付軍職。爲親乞郡，爲延安府使。己卯秋瓜滿，還朝送西。庚辰由大司成又爲養乞外，爲光州牧使。公日治簿書，無少倦怠，而其於按獄尤盡心焉。有明火賊擊殺人，其人將死曰：“殺我者某甲也。”其妻來告，卽捕某甲，訊之無驗，且多有疑端。公爭之於同推官及監司而不能得。未幾，有僧行劫，就鞫而服，仍歷數前後所殺，則其人亦在其中。其妻認其僧所取條帶而號泣曰：“是吾夫之物也。”於是某甲得免。壬午，翰林黃洪憲、給事中王敬民來頒詔。遞公差義州都司延慰使，蓋欲以文藝資助。遠接使有故，則仍以代之也。甲申再爲大司諫。時有玉非子孫推刷之舉，擾及數百家，士族亦在其中。臺諫爭之而上不許。公上筭極論，卽允之。非公則足以感傷和氣，朝廷無不感歎焉。秋拜弘文館副提學。詣闕疾作，昇歸而卒。乙酉正月某日也。年五十四。……嘗得一佳處於懷德之甲川上，欲營菟裘以爲終老之所，而終不得成，故慨然之懷屢見於詩什，公之雅懷清高於此亦可見矣。其爲詩骨骼開張，音調豪健，自成一家之言。有遺集若干卷刊行于世。

《宋子大全·白麓集序》：余幼也則聞有白麓辛公者，公于余先君爲姨妹壻也。始以爲公其戚也，故雖孺少，亦得以耳熟也。稍長聽于譚藝之士，

則其秀句佳篇使人津津也，又意其公之所以爲公者在此也。壯歲獲游沙溪老先生之門，得見先生所爲《松江鄭相公行狀》，其篇末以一言蔽之曰：“君子好之，小人惡之，則君子也。”當時惡公者，汝立、仁弘之老輩也；好之者，栗谷、牛溪、思菴、白麓諸公也。余瞿然自失曰：白麓之于諸賢，若是其班乎？則前日之所以知公者，不翅淺之爲也，直誤也妄也。然先生當日之教惟使務其向上之事，故未暇于諸公之詳也。其後得拜石室先生，竊聽其緒論，退而又見其述作，則真所謂毀譽不苟之古道也。其敘里閭人物有曰“精金美玉推思菴，道德學問推牛溪，孝友清直推松江，洪深肅括推白麓”，然後又知公之規模氣象。其大略如此也。夫以松江之謗溢世延後，或以爲無狀小人。夫幹旋人之所謂小人者，以爲吾之所謂君子者，而其所以徵焉者，顧乃求之於公之族，而他有所不及。則公之所存所立與所交遊可以概見。而所謂洪深肅括者，又盛德之符也。宜不待他求而可以知公者已躍如矣。然則雖未知公必與牛、栗二先生相爲伯仲，而其在思、松諸老間，則又未知其必爲優劣也。此非後生懸度之言，乃諸老先生之論然也。公有詩稿一冊。附以雜著若干篇。……公之詞藻固已膾炙于人，何待於敘也。況其格力之高下，調韻之清緩，結體之疎密，皆非余之所敢議者，故余獨論其世如此。又戒夫後之觀公者，其毋蹈余之童觀，而於是乎又竊有所感焉。公以高才峻望，既不能展盡其所蘊，而遺編散逸，其嘉言懿訓殆就沈晦。而獨此寂寥篇章，塵塵於收拾兵燹之餘，豈不重可歎也。昔史遷記留侯，徵于畫工。況余之爲此敘，實本于諸老先生，則其可信而非誣也審矣。後之秉史筆者幸毋落莫乎公，而或有取于余言，則其於發潛闡幽之道，庶乎其無憾矣。公諱應時，字君望。宣廟朝官至副提學。其第在漢師之白嶽山下，故號白麓云。嘗崇禎庚子八月日，恩津宋時烈敘。

《松溪漫錄》：辛學士應時甫《別歐天使希稷》詩：“海國夢魂長北極，楚天煙雨又東風。”甚好，歐公乃楚人也。

《五山說林》：吾先君作宰高城，辛公應時《送別》詩曰：“高城爲郡久，邑里太蕭條。西望山皆骨，東臨海不潮。丹砂招葛老，鳧舄送王喬。柱笏吟詩處，兼無簿領囂。”

《芝峰類說》：辛監司應時有詩名，嘗作高城詩曰：“北望山皆骨，東臨海不潮。”《菁川》詩曰：“溪橋多臥石，山店半依楓。”爲兵郎詩曰：“時清軍國渾無事，騎省郎官夜讀書。”又宣祖大王亮陰時，應制《杜鵑》詩曰：“吾王方在疚，莫近上林啼。”順懷太子挽詞曰：“金華已作傷心地，玉漏猶傳問寢晨。”時以爲佳。

《小華詩評》：辛白麓應時嘗以弘文修撰入直，時宣廟以《海棠花下杜鵑

啼》爲題，使諸學士製進。白麓詩曰：“春盡海棠晚，空留蜀鳥啼。隔窗聞欲老，倚枕夢猶淒。怨血聲聲落，歸心夜夜西。吾王方在疚，莫近上林棲。”或傳宣廟時在諒諳中，覽至末句，深加讚賞。

《詩評補遺》：辛應時《青州館》詩曰：“百八盤初下，沿溪路始通。溪橋多臥石，山店半依楓。鳥度夕陽外，馬行秋影中。神仙如不妄，今夕倘相逢。”模寫逼真，對景想畫。

【按：辛應時（1532—1585）字君望，號白麓，諡文莊。籍貫寧越。白仁傑門人。刊行《朱門問禮》。奉享于白川文會書院。著有《白麓遺稿》今傳。其詩豪健闊大。《箕雅》收其七絕一首、五律一首、七律一首。】

河應臨 字大而。晉州人。明宗朝登第，官止修撰。

《孤潭逸稿·東史八文章》：李山海汝受，己亥，韓山人，號鵝溪。文科，湖堂，主文，領相。策光國勳，封鵝城府院君。壽七十二。崔豈立之，通川人，號簡易堂。文科刑判。壽七十四。李純仁伯生，癸巳，全義人，號孤潭。文科。內翰，檢詳，藝文直提學，都承旨。策衛聖勳，封全陵君。壽六十。宋翼弼雲長，甲午，礪山人，號龜峰。壽六十六。崔慶昌嘉運，壬寅，海州人，號孤竹。文科。府使。有文武全才。年四十五。尹卓然尚仲，戊戌，漆原人，號重湖。文科。內翰，檢詳，戶判。策光國勳，封漆溪君，諡憲敏公。壽五十七。白光勳彰卿，丁酉，海美人，號玉峰。進士，參奉。年四十六。河應臨，晉州人，號青坡。文科。修撰。年三十二。

《清江詩話》：明廟朝，親觀射于慶會樓下，令侍臣作詩，翰林河應臨大而應制居魁，爲時傳誦。詩曰：“暖風晴日禁池東，粉革高張綠樹中。猿臂乍開星的滿，烏號俄拂月輪空。主皮豈是輪筋力？觀德要須奏奇功。西掖詞臣無伎倆，沐恩留得醉顏紅。”大而以能詩聞，筆法豪健，畫品亦奇，年三十三，官至司藝而卒。

《松溪漫錄》：河正郎應臨頗有詩名，《次新寧縣竹亭韻》：“日色已將山色暝，客心還與竹心空。”其他佳麗者不一。賤士姜允精少有能詩聲，其《阿房宮》詩：“虛費萬民力，圖爲三月紅。”《君山聞笛》詩：“落月未落江茫茫，一曲杳隨寒潮聲。”士林傳誦。吾友林君苾博洽群書，善屬文，尤長於詩。其《洛陽名園》詩“谷洛爲深塹，嵩邛作厚垣。幾吞三晉脊，都扼九州根。姬氏初開邑，唐人始立園。君逢全盛日，臣受太平恩。甲第齊雲列，危樓壓水鰲。落花飛萬戶，垂柳掩千門”云云，此乃三十韻，多不盡錄。湖陰見之曰：“甚佳，甚佳。”此三人於詩學太多步趣，不幸皆康強早世。若天假之年，豈止於是歟？

《芝峰類說》：河應臨詩曰：“佳兒年十三，彈琴雙手絃。聞聲不見面，聲出桃花簾。”柳永吉詩曰：“臨道誰家蔭綠楊，一窗珠箔護雙娘。東風吹漏孤雲曲，枉使行人也斷腸。”此二作相似，而河爲優矣。孤雲曲，謂伽倻琴也。

《於于野談》：河應臨年甫十歲，以奇童稱。有長者指竹筍爲題呼韻，應聲而答曰：“平地忽生黃犢角，巖門初展蟄龍腰。安得折爾爲長笛，吹作太平行樂調？”及其少年登第，一時言才者以應臨爲首。嘗送客西郊，有詩曰：“草草西郊別，春風酒一杯。青山人不見，斜日獨歸來。”當時以“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並稱，而識者或言其年命不延。未幾而沒。

《東國詩話彙成》：大而以能詩聞，筆法豪健，書品亦奇。年三十三以司藝卒。清江李濟臣與之同庚，以詩哭之曰：“吾庚方妙歲，君獨至於斯。才絕詩書畫，天慳壽爵時。”

【按：河應臨（1536—1567）字大而，號菁川、青坡。籍貫晉州，文科及第。明宗十八年（1563）經副修撰，任禮曹正郎。善文，與宋翼弼等被稱爲“八文章”，善書、畫。其詩筆法豪健。《箕雅》收其五絕二首、七絕一首、五律一首。】

鄭 碣 字君敬，號古玉。礪之弟。蔭司評。

《朝鮮宣祖修正實錄》卷三七：三十六年七月乙卯。前佐郎鄭碣卒。碣，字君敬，號古玉。順朋之子，而礪之弟也。風韻清曠，才識俊逸。詩尚盛唐，又工草隸，旁通醫藥、賞鑑之技。自以家世之累，遺棄功名，托以麴蘖，浮游於遐外，人稱酒仙。至是卒，年七十一。有遺稿行於世。

《谿谷集·北牕古玉兩先生詩集序》：古玉少北牕二十七歲，其才識不及伯氏遠甚，而清夷冲澹，類有道者。喜吟詩，草隸亦工，旁通方藥風鑑之術，往往多奇驗。坐家累，身與世交相棄，遂托于麴蘖以逃焉。然公少從伯氏及守菴朴枝華學，通金丹秘要。中歲喪偶，不復娶，斷欲三十餘年，以老壽終。人稱爲酒仙焉。……古玉頗治詩。聲調清遠，時有唐人風致。

《松溪漫錄》：鄭上舍碣《送友》詩：“故人千里有行色，老子一春無好懷。”深得晚唐體。

《畸翁漫筆》：鄭古玉碣、成石田輅，皆年四十喪耦，不再娶，不近女色，終身鰥夫，棲息有似入定僧，惟酷嗜麴蘖，沉酣度日。古玉周流城市相知間，不醉無歸。起步字跡詠有云：“山林城郭兩無依，朝出常常暮醉歸。”蓋實跡也。石田平時杜門仁王山下，除官不就。亂後寓居楊花江上，與其女婿趙嶸相依爲命，得酒必以醉倒爲限，一朝無疾而卒。斯兩老能斷難制之大欲，而